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四十八 經部

尚書全解卷九

宋 林之奇 撰

禹貢 夏書

荆河惟豫州

此州之界西南至于荆山荆山之南則荆州也北距河水河水之北則冀州也蓋豫在荆之東北冀州之南而以荆河為界以荆河之地而求之則豫州之界雖歷千載猶可考也如職方氏爾雅皆從

正南為豫州是徒載其北境而已載其北境而遺
其南境使後世果安所考信哉所以後世地理家
之所志惟以禹貢為凖如謂信安保定瀛莫深洺
磁相西南盡河之地為禹貢兾州之界齊青淄濰
密登萊及遼東之地為禹貢青州之界宿泗徐州
沂淮陽盡海之地為禹貢徐州之界其他皆然葢
惟禹貢之九州則可以後世州郡如此配合而言
之若職方氏爾雅則不可以若此矣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孔氏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漢志云伊水出洪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洛水出洪農上洛縣冡嶺山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澗水出洪農新安縣鄘道元水經曰伊水出蔄渠山洛水出讙舉山瀍水出穀城北山澗水出白石山此數說不同據下流之水分派别道遭歴代陵谷變遷則容有不同而其源之所自出

不容有異如經之所載江水出於岷山漢水出於嶓冢後世言江漢之源未嘗有異說也經文導洛自熊耳與岷山導江嶓冢導漾文勢先後不同則是洛非出熊耳但其導之自熊耳而始爾雅推此四水之源故不必求之諸儒異同之說雖有異同之說不足信矣此言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而下文言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是伊澗瀍入于洛而洛入于河也夫既

於下文載導川之次矣而於此州言之者葢後之所言者欲其脉絡相貫苟不於此言則無以知其在九州之界也惟彼此之相明故禹貢所載山川係於九州之分域者皆可以案其書而覆其地也據伊瀍澗入于洛而洛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則以四水列稱者曽氏曰漢水入于江江入于海而荆州言江漢朝宗于海與此同意葢其四水並流其源則異而水之小大相敵也

滎波既豬

滎波有二說漢孔氏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唐孔氏雖謂滎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其時波水已成遏豬不泛溢也據二孔之說則是滎波為一水也周官職方氏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鄭氏云滎是沇水也出于東垣入于河溢為滎今之滎澤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波既豬覲鄭氏之說則是滎波為二水名顏師古曰滎沇水所出今之滎陽波亦

水名一說滎水之波則師古蓋兼存此兩說然以理考之既職方氏豫州川浸有滎波之二名則是鄭氏為有所據但以其波為播則不可據古文書波自作從山從番與嶓冢之嶓同意者鄭氏所傳本訛以波為播故其說如此夫既職方作其浸波溠而今文書又作滎波則是以為波字也無疑矣安得以為播邪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曾氏引以為據謂滎自河溢波自洛出皆有以蓄之此說又善

導菏澤被孟豬

孔氏曰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闞駰曰不言入而言被者不常入也水盛乃覆被之此說皆是漢孔氏以在胡陵而唐孔氏則據漢地理志謂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也案說文曰菏澤水在山陽胡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而漢志山陽胡陵云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雖其字作河然以說文之言考之當是指此澤與漢

孔氏同然漢志於濟隂又云菏澤在定陶縣東又似指此澤而言此二説難以取信今且從孔氏作在山陽胡陵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案古文作菏字而説文並與之同意盖謂浮于淮泗達于此澤也然禹貢九州之末皆載達于河之道不應於徐州獨指菏澤此當以今文書為證古者盟孟二字通用孟津亦謂之盟津孟豬亦謂之盟豬蓋通字也此經謂之孟豬漢志謂之盟豬職方氏謂之望諸史記謂之明都其

實一也其澤在梁國睢陽縣東北近於菏澤菏澤水盛然後覆被孟豬亦猶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也周禮職方氏青州澤藪曰望諸即此澤也蓋職方氏之青州在豫州之正東故得兼有孟豬之澤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無塊曰壤冀州曰白壤雍州曰黄壤此州不言色者蓋其壤之色雜也墳土膏脉起也壚疏也顔師古云土之剛黒者顔氏云玄而疏者謂之壚言髙地之土

則曰壤下地之土則曰壚蓋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別而言之如青州曰厥土白墳海濵廣斥是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其田則第四其賦則第二又雜出於第一蓋九州之賦言錯者有四如兾州則云厥賦惟上上錯揚州則云厥賦下上上錯豫州則云厥賦錯上中梁州則云厥賦下中三錯蓋當其制貢之時青徐雍荆所入之賦每得其常數惟此四州實有豐凶之年故其賦雜

出於他等其所出於他等者蓋是總其九州所輸之賦彼此相形為此九等之差也冀州賦第一豫州賦第二苟冀州有凶荒水旱之歲其歲有所減除則反出於豫州之下則是豫當為第一冀為第二也揚州賦第七梁州賦第八苟揚州樂歲田疇墾闢有所豐衍而梁出於第七則揚故出第六矣如是歲凶之年有所蠲減出於第九則與兗州相形必有强弱於其間故揚州厥賦下上上錯梁州厥賦下中三錯而兗

則曰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皆彼此相形為高下餘州
雖無有錯出者然以意逆志則凶年饑歲必無取盈
之理以是知九等之賦蓋以九州所出之大數相較
而成非是制貢之時有此多寡盈縮之不同也

厥貢漆枲絺紵

職方氏云豫州其利漆枲則是漆枲之類此州之所
宜也故制以為貢絺葛之精者紵顏師古曰織紵以
為布而貢皆不可得而知也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

十有五周官以為征而此則貢之者蓋禹之時豫州在於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知冀州所以不言貢之意矣

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諸儒皆以纖纊為細綿然先儒蓋有以黒經白緯為纖者則纖纊之為二物亦未可知也治玉石曰錯文曰磬錯治磬之錯也揚子云有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蓋作器者必頼此以為用也荆

州之礪砥所以治刀也此州之錯所以治玉磬也謂之錫貢錫命而後貢非每歲之常貢也此州之磬錯與揚州之橘柚皆是待上之命而後貢然揚州先言橘柚而後言錫貢此州先言錫貢而後言磬錯者曾氏曰橘柚天所生也磬錯人所為也磬錯必待錫命使貢而後為之故先言錫貢也此說牽强不如施博士之說曰橘柚言包則與厥篚之文無嫌也故言錫貢在後磬錯則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言錫貢在

先此立言之法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甚近浮舟于洛則達于河達于河則達于帝都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

孔氏謂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謂東據華山之陽者當是跨而越之也此説不然河流導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于底柱是河入華山之陰始折

而東也雍州言黒水西河惟雍州黒水之西蓋雍州之境梁州不應跨越華山而至于北也曾氏曰梁州雍州之西境皆至黒水惟華山之陰為雍州其陽為梁州則梁州之北雍州之南以華為畿而梁實在雍州之南此説雖是然其謂梁之北雍之南以華為畿則其説未盡據華山在雍梁之東若謂梁之東北雍之東南以華為畿則得之矣班孟堅曰周改禹徐梁合之於雍青顔師古云省徐州以合青州并梁州以

合雍州蓋職方氏無梁州故班孟堅顏師古以為合於雍然職方氏於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則謂徐合於青無足疑者若夫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梁州之川無一存者果何所據而謂梁合於雍乎荊州其川江漢據江漢之水發源于梁州由荊而東以入于揚州然後入于海今以江漢為荊之川則禹貢之梁州其無合於職方氏之荊州乎然而未敢以為必然姑

閗之以俟後學

岷嶓既藝

岷嶓二山名岷山在漢蜀郡湔道西徼外江水之所從出也嶓冢山在隴西郡西縣漢水之所自出也江漢二水發源此州當其泛溢漂悍而未有所歸則其發源之山亦為水所浸灌而不得遂其播種之利今既疏導以入于海則岷嶓二山所出之水皆順流而東則此二山遂可以種藝矣

沱潛既道

爾雅曰水自河出為灉水經曰大河經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以是知灉水既自河出復入于河也以灉觀之則知爾雅所謂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必皆是江漢之水既決出而復入者荆州梁州之界江漢之所經皆有别出復入之水故此二州皆言沱潛當夫江漢之經流既以朝宗于海則其别出而復入者亦皆順其故道故荆梁二州皆有

沱潛既道之文也江漢二水跨歷二州之界縣亘數
千里然後入于海經於此州曰岷嶓既蓺沱潛既道
於荆州則曰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於
揚州則曰彭蠡既豬三江既入震澤厎定既以二水
原委始終之所經隷於逐州之下矣而於下文又申
結之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
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
于海岷山導江東别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

東陵東迆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一經一緯互相發明則江漢二水首尾本末皆可得而見矣其文簡其事備非後世地理家之所可及也

蔡蒙旅平

孔氏謂蔡蒙為二山名唐孔氏亦謂蒙山在蜀郡青衣縣蔡山不知所在而鄭氏以謂蔡蒙二山皆在漢嘉縣據漢嘉縣即蜀郡青衣縣也順帝時始改為漢嘉縣志青衣縣但有蒙山無蔡山不知鄭氏何所據

而知蔡山亦在漢嘉當姑闕之祭山曰旅論語曰季

氏旅於泰山是也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和夷底績

唐孔氏以和夷為平地之名不以為徼外之夷鄭氏

以謂和川夷所居之地鄭氏之說為長曾本鄭氏說

以謂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今為羈縻州

者三十有七則經所謂和夷者也蘇氏亦以和夷為

西南夷名若此諸說皆可信今雅州猶有和鎮此即

和夷之故地也厎績者致其功而可以種蓺矣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孔氏云色青黑而沃壤據孔氏之意蓋以黎字訓黑黎既訓黑而見此州獨不言土之性遂以沃壤二字而足其義據經但言青黎又安得有沃壤之義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既言青黑又以黎為小疏則是黎之一字而有二義矣亦近於孔氏焉顔師古曰黎者色青而細疏比於諸説為勝然以細疏而訓黎字

未知顏師古果何所據爾厥田惟下上者田第七也
厥賦下中三錯者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也故
曰三錯曾氏曰梁州山多兖州揚州水多故其賦比
九州為下等或然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此璆字與天球鳴球之字通用蓋玉磬也鏤剛鐵也
可以鏤者鏤為剛鐵則上所謂鐵不必是剛蓋有此
二種也銀貴於鐵此乃先言鐵而後言銀者曾氏云

蜀郡卓氏皆以鐵冶富擬邦君蓋梁州之利尤在鐵故也砮石之可以矢鏃也與荆州所貢礪砥砮丹之砮同磬石磬也上文璆既以為玉磬則此為石磬可知矣徐州之貢泗濵浮磬此州既貢玉磬而豫州又貢磬錯以是觀之則知當時之樂器磬為最重其所以尤重於磬者豈非以其聲尚於角其聲在於清濁小大之間最為難和者哉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但言擊石拊石而不言金絲竹匏土

革木者惟石聲最為難和故也是以制貢尤詳於此也

熊羆狐貍織皮

漢孔氏曰貢四獸之皮織金罽唐孔氏以毛為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爾據二孔之説則以織皮為一物蘇氏云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則是織皮為二物曽氏亦同於蘇氏之説而其説加詳焉曰地多山林獸之所走熊羆狐貍之皮製之可

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罽今當從蘇氏曽氏之說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鄭氏云織皮西戎之國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必道從此州而來桓是隴阪之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之曰桓今其民猶謂阪曲為桓也觀鄭氏之說則是以西傾屬於上織皮之文以桓為非水名酈道元破其說以謂馬融王肅

皆云西治傾山惟因桓水言無他道也桓水出於西傾山更無别流所導者惟此水耳浮于潛漢而達江沔鄭氏之説殊乖禹貢因桓之義非浮潛入沔之文余考校諸書略總緡川流注沿之緒麤陳所由西傾至于葭萌而入于西漢水即潛水也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枝津遂南歷泗上先迤邐而接漢沿北入漾此則浮于潛而逾沔矣歷漢川屬於襃水逾襃暨於衙嶺之南漢川合襃水灌於斜川屬於武

功北達於渭水是皆水陸之相親川流之所經復不乖於禹貢入渭之宗實符禹貢亂河之文酈道元此說最為詳備至於蘇氏之說大抵類此而其所援引尤為有據蘇氏曰西傾山名在隴西臨洮縣東南桓水出焉桓入潛潛入沔漢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然案前漢書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以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

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榖可致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褒斜之間絶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之時通渭褒為沔也蘇氏此說比於酈道元尤為有據蓋雍州之達于帝都則必自西傾因桓水而來浮潛而逾沔至渭陸行百餘里然後逾渭以亂于河亂者絶流而渡之也蓋自西傾因桓至亂于河皆是此州達于帝都之道而周希哲曰織皮言其服西傾言其

地服織皮之服居西傾之地者必因桓水以通其來
往言其織皮西傾亦猶言織皮崑崙析枝渠搜也此
亦一説姑兩存之

黒水西河惟雍州

河自積石東北流至中國折而南至華陰又折而東
至大伾又折而北至冀州帝都界於三河之間故王
制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東河至于西河
千里而近其曰東曰西曰南皆自冀州而言之也濟

河惟兖州此東河也蓋在冀州之東荆河惟豫州此南河也蓋在冀州之南黑水西河惟雍州此西河也蓋在冀州之西雖自冀州而言之有此三河其實一也冀州之西接於雍州以河為境雖冀州之西河然其實雍州之東境也黒水歷雍州梁州之西入于南海此二州皆以黒水為境漢孔氏曰西距黒水東據龍門之河孔氏所謂據乃跨而越之也冀州之與雍州分河之東西不應言據唐孔氏曰計雍之境被荒

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子雍曰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偏簡孔氏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此說是也

弱水既西

唐柳子厚曰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没及底而後止其名曰弱水雍州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曰黑水此二水皆在塞外當其淫溢泛濫也亦為雍州之害及禹之治水順

其勢而導之塞外一則歸于南海一則歸于流沙然後雍之功可得而施之也夫地之勢西高而東下故水之流也萬折必東然而亦有西流者雖不與衆水俱東亦其勢也東坡潛珍閣銘云悼此江之獨西歎好意之不陳則水之西流者固有之惟弱水之勢利於西流方其禹功未施則東流合於中國衆水而增其患害故禹將治中國水導之於塞外以其利於西也故決之使西以順其勢不使與衆水共為東流所

謂行其無事也曽氏云弱水不能任物其受物皆沈置舟焉淺則膠深則溺蓋舟楫之害故禹導之使西則其水不由中國又歸其餘波于流沙所以絶之使其害不廣夫禹之於弱水所以導之使西者惟因其勢之不得不西使其勢可以東流而必使之西則是逆水之性非所謂行其所無事矣曽氏之說在所不取

涇屬渭汭

涇屬渭汭者蓋導渭而并及此數水也下文曰導渭
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
于河蓋此數水脉胳相通而渭水為大故并于渭而
入于河也漢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幵頭
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也蓋渭至陽陵而涇水
自西北來入之屬及也言涇水至是及於渭也涇水
濁渭水清以涇之濁合渭之清同入于河詩所謂涇
以渭濁是也汭水北也涇之入渭蓋自西北入之故

以汭為言猶所謂東過洛汭也然周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鄭氏曰涇出涇陽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鞫之即則是汭又為一名此亦一說今兩存之

漆沮既從

漆沮既從者唐孔氏云詩曰自土沮漆毛傳曰沮水漆水也則漆沮本為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沮水不知所出至於下文導渭東過漆沮入于河又云地理志

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耳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氏以為洛水一名漆沮水經云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此二說皆出於唐孔氏而違戾不同案經

云漆沮有二此州曰漆沮既從下文曰東過漆沮其實一也而唐孔氏於前一說則以為即扶風之漆沮合夫自土沮漆之文而後文一說則以為漆沮即洛水與自土沮漆者異非扶風縣之漆水也此二說矛盾使學者安所適從以理觀之當從其後說據孔氏於此注云漆沮之水已從入渭而下文東過漆沮注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是孔氏於二說初無異也詩云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孔氏謂漆沮一

名洛水洛水即漆沮也與東都伊洛別蓋孔氏之意以謂豫之洛與雍之洛異蓋漆沮之別名也詩曰猗與漆沮潛有多魚即此漆沮水也與豳地之漆沮異矣蓋此漆沮即職方氏雍州所謂其浸渭洛也既從者既從而入于渭也

灃水攸同

地理志云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而張衡上林賦注云灃水出鄠縣南山谷灃水攸同

亦同于渭也蓋渭自鳥鼠導之而東灃水自南而注之漆沮自北而注之然後入河此三水絡脉相連相顧而戎之又曰屬曰從曰同者其實一也但變其文耳

荆岐既旅

雍州之地東距龍門之河當夫河流泛濫未折而東而雍州亦被其害及夫禹施功於兾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矣壺口在兾州梁岐在雍州則此二山在於

二說不同當從顏氏之說漢朔方有渠搜縣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以渠搜對交趾則渠搜為一國也明矣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渠搜者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則渠搜蓋近於朔方之地此三國者皆西戎之種故作書者既言崐崘析支渠搜於上遂以西戎即敘總括於下蓋此西戎之三國既以就功遂獻其織皮也而王子雍乃以西戎為西域與崐崘析支渠搜並列為四此說

不然西邊之夷總名曰戎王制曰西方曰戎職方氏曰四夷八蠻七閩九貊五戎六狄以是知曰西戎者蓋西夷種族之總稱也漢之西域亦是總三十六國而言之不可與崐崘析支渠搜並列為四也言西戎即敘者以見禹之功非特於中國而其至仁厚澤亦且及於貊也蓋禹之治水惟務順其勢而利導之如弱水黑水既決之於塞外不使為中國患也然必順其勢而導之以歸於流沙南海此三國者水所經之

裔更立其近親使居三苗之國及洪水既平之後所竄之君既已丕敘而居三苗之國者尚且頑不率教至於七十餘年而後服蓋有苗之君左洞庭右彭蠡負恃其險故每每桀驁而不服於教命彼已竄之君既無險可恃矣此其所以至于丕敘而其恃險者則其不率教如是之久苟非舜之至仁盛德能涵養之於七十載之久則三苗之滅亡也蓋旋踵矣左氏傳曰太岳三塗陽城太室荊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

一姓蓋恃其險以為國者未有不亡者也

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此州之土以色言之則黄以性言之則壤厥田惟上上田在九州中最為上等也凡天下之物得其常性者最為可貴土色本黄此州之土黄壤故其田為上上而非餘國之所及蘇東坡嘗與朱勃遜之會議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菊品尤多遜之言曰菊以黄色為正餘皆鄙東坡曰昔叔向聞駿蔑一言得其

為人子於遜之亦云葢天下之物惟得其本性則為可貴學者觀此可以有志於本矣然此州厥賦中下者賦第六也田上上而賦中下人功少也唐孔氏曰此州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

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此為差在後隨人多少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此説是也然其謂此差與夫立其等則似制賦之時有此九等之差其説亦未為盡矣

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崐崘墟之球琳琅玕焉蓋雍州之物產其可以充貢者惟有此而已球琳美玉琅玕石之似珠者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

汭積石山在漢金城郡西南河從西来至于積石則
北流千里而南乃厎于龍門西河蓋此州將欲至于
帝都自積石至于西河皆浮舟以達也九州之末載
通於帝都之道皆以達于河為至蓋帝都介於三河
之間達于河則至於帝都矣雍州既曰浮于積石至
龍門西河矣而又曰會于渭汭學者疑焉唐孔氏以
謂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
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

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此說為迂諸儒之說皆不通以某之所見此州之達於帝都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達于河者又一道也渭汭之道亦厎于龍門西河故以會言之非是至于龍門西河矣乃始會于渭汭也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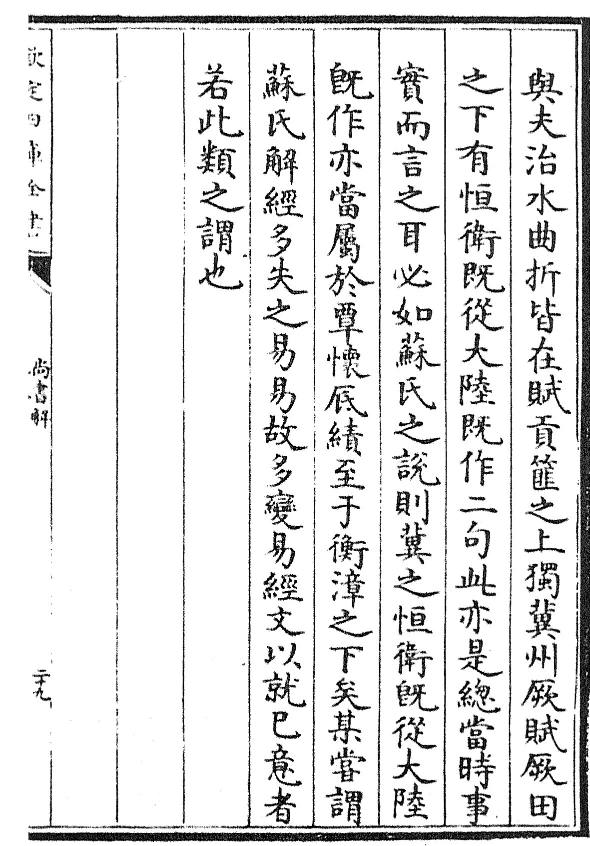
織皮亦猶梁州之織皮也崐崘析支渠搜顔師古以為三國唐孔氏以渠搜為二并崐崘析支為四國此

二說不同當從顏氏之說漢朔方有渠搜縣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以渠搜對交趾則渠搜為一國也明矣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渠搜者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則渠搜蓋近於朔方之地此三國者皆西戎之種故作書者既言崐崘析支渠搜於上遂以西戎即敘總括於下蓋此西戎之三國既以就功遂獻其織皮也而王子雍乃以西戎為西域與崐崘析支渠搜並列為四此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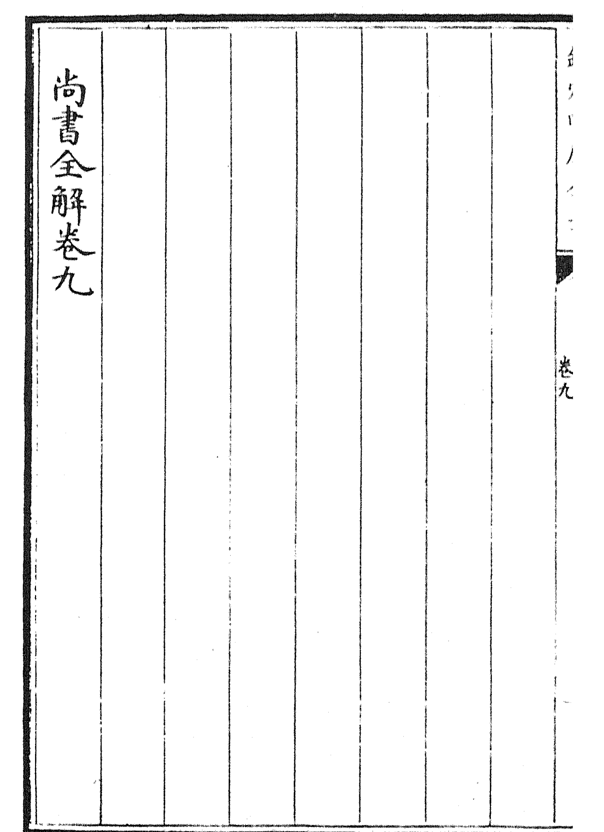
不然西邊之夷總名曰戎王制曰西方曰戎職方氏曰四夷八蠻七閩九貊五戎六狄以是知曰西戎者蓋西夷種族之總稱也漢之西域亦是總三十六國而言之不可與崐崘析支渠搜並列為四也言西戎即敘者以見禹之功非特於中國而其至仁厚澤亦且及於貊也蓋禹之治水惟務順其勢而利導之如弱水黑水既決之於塞外不使為中國患也然必順其勢而導之以歸於流沙南海此三國者水所經之

國當夫弱水黑水旣有所歸則此數國亦免於昏墊之患此蓋以四海為壑等視華夷之民不以中國之患遺之於夷狄記其功至於西戎即敘然後得見其為仁德之大也漢光武在邯鄲時赤眉未平趙璆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在河東若決河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光武不荅蓋聖人之愛人無有彼疆此界之殊禹視西戎之民無以異於梁州之民光武視赤眉之衆無以異於漢之衆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梁州言織皮在於厥貢之下此州言織皮在於浮于
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之下其文有先後之
不同蘇氏以謂崐崘析支渠搜三國皆筐織皮但古
語有顛倒詳略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
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三句當在西
戎即叙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
不可不正某竊謂不然經之所叙有先後之不同者
皆是據當時事實而言之也如九州備載山川澤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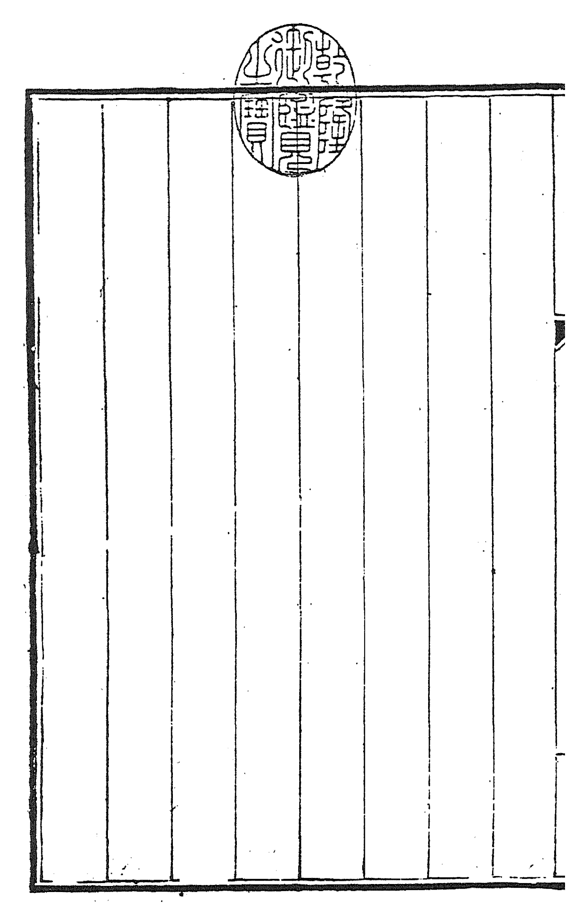


與夫治水曲折皆在賦貢篚之上獨冀州厥賦厥田之下有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二句此亦是總當時事實而言之耳必如蘇氏之説則冀之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亦當屬於覃懷厎績至于衡漳之下矣其嘗謂蘇氏解經多失之易易故多變易經文以就巳意者若此類之謂也


尚書全解卷九

謹案卷八第十三頁前二行必取其石之最輕者刋本取訛聚今改

卷九第四頁前五行其浸波溠刋本溠訛漾據周禮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南光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四十九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　　宋　林之奇　撰

禹貢　　夏書

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序言禹别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蓋此書之大槩一篇而三致意焉自冀州既載壺口至西戎即叙皆以名山大川奠九州之疆界史官因叙九州之疆界遂及其治水曲折與夫田賦貢篚通於帝

都之道各隷於逐州之末此序所謂别九州也自導岍及岐以至于敷淺原所謂隨山也自導弱水以下至于又東北入于河所謂濬川也夫禹之治水本導川澤之流而歸之於海乃先之以隨山者蓋洪水之為害蕩蕩懐山襄陵浩浩滔天凡故川舊瀆皆為水之所浸滅不復可見將欲施功無所措也故必先順因其勢以决九川髙山鉅鎮不為水之所墊没者以為表識自西决之使歸於東以

太行山在河内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此三山者其相距皆千餘里葢水之東北流以注于海東北之山惟此三山為最大故其相距雖甚遠而其文相屬也唐孔氏曰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漢孔氏則以此二山連延東北接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又云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

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滹沱滱易近
恒山碣石之等也據二孔之意蓋以謂此衆山既相
去各有千餘里其勢不能相屬又山不可以入海故
為此說王氏又謂導山者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也
意亦與二孔同是皆支離之說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
鄭氏四列之說以導岍為正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
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其分陰陽正次之列本

非經意然而以此文分為四段則為可信盖禹之隨山有此四節也自導岍及岐至入于海一也自西傾至于陪尾二也自嶓冢至于大别三也自岷山至于敷淺原四也此四者皆是自其水發源之處導其逐山之旁積水注於下流之地然後隨其山澤而施功焉然此四者或言導或不言導曾氏曰嶓冢與岷山皆梁州之界岷山不言導者其文上蒙於導嶓冢也岍與西傾皆雍州之界西傾不言導者其文上蒙於

導岍也岍與嶓冢皆别言導者以其冀州故文不相因也此説是也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鳥鼠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之所出此三山皆雍州之南山也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禹既導岍之積水迤邐而入于海矣遂自西傾朱圉鳥鼠導其積水以至于太華盖逾梁州之東境也熊耳山在洪農盧氏縣東伊水之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為外方山水經亦云外方山嵩髙是也

桐栢山在髙陽平氏縣東南淮水之所出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者四山皆在豫州之界也此盖言水自西傾朱圉鳥鼠由太華而東經熊耳外方桐栢三山然後至于陪尾也漢孔氏曰熊耳外方桐栢陪尾四山相連而於鳥鼠至于太華則相首尾而東盖熊耳等四山其勢相近故以相連言之至于鳥鼠太華相距甚逺則云首尾夫山之與水其勢既相遼絶矣安能相首尾乎水之萬折必東

固理之常然謂山能相首尾而來尤為無義

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

此文不與至于陪尾相連葢又自為一段也嶓冢在隴西西縣漢水所自出也至于荆山葢漢水未得由地中而行故其自嶓冢而導之也則注於荆山之旁此荆山即南郡臨沮縣之荆山也與導岍及岐至于荆山之荆異也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内方山也左傳曰吳既與楚夾漢楚乃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大別者近漢之山也水經自巴水出雩樓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也決水亦出此山世謂之分水山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地理志云六安國安豐縣有大別山據安豐雩樓皆在廬江郡此數說皆同然而若以大別在廬江則去漢甚遠而左氏傳云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不知其謂何漢志六安國有大別如唐孔氏乃謂地理志無大別此亦不可曉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此亦别為一叚不與至于大别相連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岷山之陽岷山之南也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九江即荆州所謂九江孔殷是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禹既導嶓冢荆山之積水至於大别矣於是又自西鑿導岷山之水至于衡山迤邐掠九江而過以至於豫章之敷淺原也随山之功於此畢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

也惟其治水欲順水之道而當其浩浩滔天懷山襄陵則水之道不可得而見矣禹於是隨此衆山治其山旁之積水決之於下流以殺其滔天之勢然後水之道可得而求故自此而下言及夫濬川之事也然而於導岍及岐之末則言至于碣石入于海而其餘三者則或曰至于陪尾或曰至于大别或曰至于敷淺原而皆距海尚遠者葢岍岐所導江水乃合河濟之流最為奔走突悍當其隨山之初自西而決之東

自東而決之於東北則已達於海矣彼西傾嶓冢岷山所導之水則未能徑達于海必且注於下流之地及濬川之功既施乃得入海下文所載方是衆水入海之道也凡此皆是行其所無事不拂其水性以求近功也惟夫決懷襄之水導之於下流之地然後自下流而導之以入于海故此所載皆以兾雍梁豫州之山揚州惟一敷淺原而已其下流之地如青徐兖之山皆所不載盖隨山之功自高而下自東而西故

不及夫下流之山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前所言皆隨山之事也此方及濬川也孟子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夫禹之治水所以能成功者惟使水由地中行而已將使水由地中行苟不決懷襄

之積水以殺滔天之勢則故川舊瀆皆已浸滅將欲施功無所措也必先決山陵之積水使皆有所歸矣然後濬川之功可得而施也葢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則河濟之功可得而施也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則淮渭之功可得而施也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則漢水之功可得而施也岷山之陽至于衡

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則江水之功又得而施也惟其濬川之功自隨山而始故經文所載水之先後如此惟其治水不失乎先後之序此其所以能使水由地中行則遂以定懷襄之難而使斯民免為巢之厄此其所謂行其所無事也鯀惟不知乎此故為隄防之障水於地上懷襄之流不使之有所歸而乃湮之以土以與水爭勢於衆山之間此所以九載績用弗成也是以鯀之治水謂之湮湮者拒而湮之也禹之

治水謂之導導者順而導之也是以行其所無事也故經之所載隨山濬川皆以導為言蓋本其所以治水之意也自弱水至于洛水凡有九川故太史公於夏本紀以導九川三字冠於導弱水之上蓋太史公之意以下文有九川滌源之語而此所載適有九水遂以導九川為言而於上文導岍及岐之上亦以為導九山然書所導之山凡二十有七太史公以為九山者蓋謂山之自某而至某者凡有九矣然而自某至

於其者葢有十不得以為九矣使山之言至者果有九亦非經之本意也况不止九乎夫下所謂九山刋旅九川滌源者葢泛指九州之山川也司馬子長配合附會而為此說不可信也上文所導之山如河濟淮渭江漢大略已可見矣下文所導之水則申結上意以足其義葢終始相因之辭也前有導岍及岐而下則此所導之川遂及於河濟前有西傾朱圉鳥鼠而下則此所導之川遂及於淮渭前有導嶓冢而下

則此文遂及於導漢水前有岷山之陽而下則此文遂及於導江皆相因之辭也惟弱水黒水之文前無所屬後無所結而經文序此二水既屬於導山之次而貫於衆水之上盖此二水皆在塞外也當夫洪水未平之初則亦漂悍遂流入於中國則與滔天之勢合而為一不可復辨禹之施功如導岍及岐以至西傾嶓冡岷山皆從西導之以歸於東中國之水既已折而東之則弱水黒水逆流入於塞内始可得而辨

於是順因其勢而別之一則歸於南海一則歸於流沙然後河濟淮渭江漢各受其所出一源之水與夫所合之流以歸于海故經文所載先言弱水黑水然後及其餘也弱水源出張掖删丹縣亦謂之張掖河桑欽以謂導弱水自張掖删丹西南至酒泉合黎在酒泉會水縣東北蓋弱水之流自張掖删丹縣導之以至於酒泉郡今合黎郡是也合黎孔氏以為水名鄭氏以為山名顏氏曰此水出於合黎因山為名據

經云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流沙是合黎水鍾之地故得溢其餘波以被于流沙猶導菏澤被孟豬也以是知孔氏以合黎為水名是也漢志曰居延澤在張掖郡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水經亦云居延澤在居延縣故城東其形如月生五日然唐孔氏嘗疑其此言以謂酒泉郡在張掖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據經文合黎當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孔氏此說依按經傳言有所

據然顏師古曰流沙在燉煌西此說合於經文當以顏氏之說為正蓋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此篇終言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下文言訖于四海其上言西被于流沙則此流沙者蓋是西海之水也然不言西海而言流沙者蓋水入居延澤中遂不可見不可以正名其爲西海也西漢末嘗良願獻鮮水海允谷鹽池王莽奏言今已有東海北海郡獨未有西海請受良願獻地置西海郡由是觀

之則夫西海之名起西漢之末自漢已前未嘗正名其為西海也雖未嘗正名其為西海然以其水之所歸而言之則亦可以言訖于四海也

導黒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黒水顔師古曰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之山又南流至南海葢三危在燉煌之南也然而張掖燉煌背在河北黒水果出張掖過燉煌則豈得越積石之河以入于南海哉唐孔氏曰河自積石以西皆

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據黑水從西北歷數千里以流入于南海其流當甚大豈有河流伏於其下黑水得越其上之理唐孔氏蓋順經文配合地理家而為之説不足信也張掖果是黑水所出三危果在燉煌則其南流以入于海也當與河流相礙蓋張掖燉煌皆在河北故也此説難以折衷姑闕之以俟博學之君子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之導黑水也至三危即得黑水之故道遂從此以達南海蓋其間數

千里不加人功修治故經載此水至于三危即曰入于南海蓋惟自其施功者言之其實三危距南海甚遠也漢武元封二年始開滇王國為益州郡郡内有滇池縣有黑水祠是黑水南流當歴西南夷數國之地然後能如經之所載黑水西河惟雍州華陽黑水惟梁州西黑水起張掖入南海是此水發中國之西北入于中國之西南亦猶河流發於西北而其入海在於東北盖水之緜亘未有如此二者之遠也且弱

水黒水雖其浩蕩瀰漫為中國害然而既決之於塞外則是注於蠻夷之地自常情觀之則可以勿恤矣而禹之心方且通華夷之民無此疆彼界之殊雖塞外之水亦必為之順而導之其一注于流沙其一注于東海蓋蠻夷之民亦免昏墊之患此禹之德所以同夫天地之無不覆載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夫白圭欲使其

國之民免於昏墊而遂決之於他國是以此之洚水移而為彼之洚水其不仁孰甚焉漢武帝時齊人延年言河出崐崘逾中國注渤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可案地圖開大河上嶺出之湖中如此則關中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延年之言與白圭之見無異夫弱水黑水本是塞外之水禹既決之於塞外猶必為之順而導之以歸于流沙南海然後其心安焉河流本為中國之患豈可以中國之患而決之於

夷狄哉本國景德澶淵之役北虜請和既已退師議者請進兵襲擊之真宗皇帝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以多殺為大哉聖人之言與禹之心若合符契矣

導河積石

鼂補之曰洪範五行一曰水其浸海其發注為江河淮濟實惟四瀆而河為四瀆宗三王之祭川所以先河而後海為務本故也岷山導江導淮自桐栢導沇

水東流為濟其道里近而導河積石其道里遠又其源壯而流激故禹治四瀆施功於河為多晁氏此說甚善惟其施功于河為多故於載弱水黑水之下即序導河之詳也河源去中國遠甚爾雅山海經穆天子傳淮南子桑欽酈道元諸書皆以謂河出崑崙墟案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

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不減皆以謂潛行地下南
出于積石為中國河夫騫雖窮河源而實不見積石
而上河流相接之處所見者惟葱嶺于闐耳徒見此
二河注蒲昌海則一為復流南出此但以意度之非
誠然也夫騫親至西域且以窮源為名而其所見止
於如是以是知諸書所言河源皆未足信太史公曰
禹本紀言河出崐崘崐崘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
相隱避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

所謂崐崘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班孟堅之説亦然蓋積石而西河流之詳不可得而考據經言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則論河流者惟當斷自積石為始積石以西闕而勿論可也顔師古曰積石在河關西羌中水經云河水重源發於西塞外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云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東北流出在西羌中僥當所居漢延憙中西羌僥當犯塞紀明討之追出塞至積石而還是知積石山蓋在塞外

禹之施功治河始於積石然後導之入中國迤邐至龍門也河自積石山始西南流又東流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與洮水合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與澧水合又東流經石城天水又東北流過安定又北過北地郡又北過朔方郡水東轉歷渠搜縣故城北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過雲中郡又南過定襄郡又南過西河郡東又南過上郡河東郡西然後至于龍門自積石至龍門蓋三千

餘里其間所歷之地甚衆經皆不載者蓋此篇本為治水而作惟其所施功之處則載之非其所施功之處則不必載也禹導河自積石即得河之故道遂達之至龍門然後加人功疏鑿之故即以龍門繼於積石之下亦猶三危距南海甚遠而禹施功惟於三危經之所載但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蓋其所載者惟欲見其治水之迹而已非如地理志必欲盡載其源委之詳也漢孔氏曰施功發於積石或鑿山

或穿地或通流此說不然使自積石而下龍門而上果有鑿山穿地之迹則經無緣略而不載也

至于龍門

水經曰龍門在河東皮氏縣西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吕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穆天子傳曰西出龍門九州之蹬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蓋河至于龍門夾於兩山之間其流最為湍悍故禹鑿而通之

所謂鑿者葢是河流所經之山而就其狹處鑿而大之廣袤足以容此水而已非是山横於前禹從中而鑿之使河流出於其間也西漢賈讓曰禹治水山陵當道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隳斷天地之性皆過論也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使其隳斷天地之性毀山陵之當路者當大興功役弊士民之力以與水爭勢於衆山之間則非水之道也豈所謂行其所無事

哉故謂之鑿龍門則可謂之鑿斷天地之性則不可

也

南至于華陰

河自積石東北流至龍門則折而南流至于華陰則

折而東流龍門之南華陰之南北即所謂龍門西河

是也華陰者華山之北此山跨梁豫二州之間其北

抵西河南則曰華陰也而說者乃謂河之折而東流

其兩河之旁有二華故張平子西京賦曰綴以二華

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迹猶存其意蓋謂河流至于此華山横其前巨靈擘石分為二華使河流出於其間此蓋好事者為之也據經但言南至于華陰則是河之所經惟在華山之北而已安得出於二華之間乎巨靈之說怪妄甚矣孔子之所不語者謂此也夫

東至于底柱

河自西華陰遂折而東流以至于底柱漢孔氏曰底

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謂之底柱酈道元曰禹之治水山陵當道者毀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故謂之底柱三川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山其山在虢城東南大陽城北案酈道元之説謂底柱是禹之所鑿其説是也至謂破山以通河此則過論也河之至底柱蓋舊有可通之道禹嫌其狹於是疏而廣之故有三門非是先鑿底柱山以為三門然

後導河而過之也漢鴻嘉中楊焉上言從河上下患底柱狹隘可鐫廣之成帝使鐫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害甚前日夫禹之治水未甞不為萬世之慮使底柱尚有可鐫之理則禹鐫之矣禹所不能鐫而楊焉欲鐫之何其不思之甚也葢河自龍門至於華陰東折以及底柱夾於兩山之間其勢最為狹隘故古語云龍門之下河流駛於竹箭惟其為高山所束其勢不得盤還則其漂悍湍激覆溺舟船是乃萬

世之患也豈人力之所能勝哉酈道元曰其山雖鑿
尚更湍合有一十九灘水流峻急勢同三峽破壊舟
船自古所患此說是也頃歲建匃大興役功鑿治衆
灘其費不貲其嘗詢於舟人云灘患不減於昔日以
是知天地山川之險蓋有出於勢之自然者未易以
人力爭也底柱舟船之患雖禹無如之何而況於楊
焉輩乎

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河自底柱東迤邐至于孟津孟津都道所湊也孟津説者不同孔氏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置津故謂之孟津論衡曰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同為此盟故曰盟津地理志作盟津顔師古曰盟讀曰孟在洛陽之北都道所湊故號孟津孟長大也此諸説不同然論衡之説尤無理禹時已有孟津此孟字葢通用也安可以為盟誓哉顔師古以盟為長大其説亦甚牽強不若唐孔氏以為地名案左傳隱十一年桓王

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盟州杜氏曰盟今孟津也孟之為地名也審矣蓋自黄河泛舟而過皆曰津此在孟地故謂之孟津河流自華陰至于底柱夾兩山之間其流皆湍悍至于孟津然後其勢稍緩故可以横舟而渡也武王伐殷實渡師於此後世因謂之武濟蓋此水也既河流至孟津矣於是又自孟津東行及河南鞏縣之東而洛水自西南來入于河洛之入河實在此地而河則過之故曰東過洛汭汭水之北也

洛自西南入河則是河流東過洛水之北也自洛汭而東流又至于大伾爾雅曰再成曰英一成曰伾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伾而漢孔氏則以為山再重曰伾其說與爾雅異唐孔氏謂所見異也今當以漢孔氏之說為正凡再重者皆可謂之伾此言大伾必是有所指而言之亦猶廣平曰陸冀州言大陸既作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冀州言既修太原雍州言原隰底績此皆指定其地非泛指原隰與陸大伾鄭氏

以為在修武武徳之畛張揖云成皐縣山唐孔氏據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修武武徳今無此山成皐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晁補之鄭漁仲又皆以大伾為在汜即成皐也未知孰是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河自華陰以至大伾皆東流自大伾然後折而北流大伾之西則南河也其折而北流始謂之東河降水

漢書地理志水經皆從糸與絳縣之絳同字漢孔氏
但以水為名不著所在唐孔氏以為在信都鄭氏謂
洚讀為降下江反聲轉為共河内共縣淇水出焉盖
以此為絳水也而酈道元破其說曰鄭氏注書引地
說去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于大陸為地腹如
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鉅鹿
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
水則以為絳水今河内共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

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如郕降于齊師之降周時國於此者惡言降改為共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窠玄據書有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推次言之則以淇水為降水共城為降城所未詳也窠共縣本共和故國是有共名非惡降而更稱禹著山經淇水出沮洳淇澳衛詩列目又遠當非改絳革為今號但是水道源共出故以淇水為絳水如玄引地說黎陽鉅鹿非千里之遥直信都

大陸者也惟屯氏北出館陶事近之矣案地理志降水發源屯流下亂章津是乃與章得通稱故水流閒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尋其川殊無他瀆而衡漳舊道遂與屯相亂乃書有過絳之說河過絳當廮此矣下至大陸不異經說自甯迄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為大陸語之纏絡厥勢眇矣酈氏此言較諸說差為可信今姑從之蓋絳水至于信都入于河是河過于絳水也此所謂過與東過洛汭同蓋

洛水降水皆入于河以小水入大河則謂之過不謂之會也大陸在鉅鹿既過降水則北流至于鉅鹿也太史公河渠書曰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自盟津洛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此說不然據經但言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初未嘗有二渠之說况禹之治水欲使水由地中行自高而決

之於下流者也今乃謂載之髙無此理也據經之所載既無二渠之說則太史公何據而為此言太史公嘗曰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其言河流則不知取正於書而自為此說何也意者太史公未嘗得真孔氏古文書其所傳本或有異矣今當以孔氏本為正

又北播為九河

河自西戎入塞經秦隴陜洛夾山而行雖其勢狹隘湍悍破害舟船然而兩山相距其力足以捍河流之

衝使不至於奔突故其治之也惟於河之兩傍為之疏鑿使其廣衺足以殺其駛奔之勢而已至于自大陸折而北流則其地皆平田虛壤易以決壞故禹之施功於此其規模最遠其慮患最詳蓋水之行於平地將欲無泛濫潰敗則必為之分殺其勢苟不為之分殺其勢而徒以一河受之彼河之本流自積石來者已為多矣況又合受渭灃澗衆水是豈一河之所能任哉故禹自大陸以北分河為九河則水勢有所

宣洩不至於漂悍衝潰而安順其道以入于海此禹之知所以獨出乎萬世之上也然兖州又曰九河既道則是河之北行亦已有此九派之舊迹禹之分而爲九者亦因其舊迹而疏導之也是又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播布也河之至此是布而分之爲九也其九河則徒駭之類是也

同爲逆河入于海

孔氏云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海鄭氏王子

雍皆同此説惟王介甫以謂逆河者逆流之河非並時分流也故謂之逆河據王氏之意以同為逆河之一句蓋所以解釋上文播為九河之義然而據經所載導水之例凡言為者皆是從此而為彼也如導漢云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導江云東别為沱又東至于澧東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沇水云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則凡言為者皆是自此而為彼之

辭也此說所謂同為逆河入于海是九河合為一大河以入海也明矣謂之逆河者此一大河之名也禹貢之書凡所載地名多矣豈皆有其義邪王氏以逆河為逆流之河其說鑿矣自禹而後歷三代數千年間河流未嘗有所决溢者以九河之迹無所廢壞故也鄭康成云周時齊桓公塞其八但為一支今河南弓高以北往往有其遺迹班孟堅序傳亦云自兹及漢亡其八支蓋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

塡閼八流以自廣班氏鄭氏之説盖取諸此此説雖出於緯書然以理觀之誠有可行者自周以前數千年間未嘗有河患至戰國嬴秦以來乃稍稍有之及漢而河患極矣當時尋九河之故道盖不知其處以是觀之諸儒以河之八支為齊桓公所塞差為可行漢關並言河決率當在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夫漢之河決所以常在平原東郡左右者以其

地乃九河之故道也惟河決每在九河之故道以是知禹所疏之九河茍其八支不為齊桓公所塞則當漢之世自無所患矣漢元帝時青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故也今屯氏河塞惟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堤防終不能泄屯氏河新絶未久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屯氏河以助大河泄暴水屯氏河北塞宣房河北決

所為東北經魏郡信都渤海入海蓋追禹故道夫河與屯氏但分為二已足以殺其下流之勢使無大害以是言之使禹之九河不為齊桓公所塞分支别派以入于海則雖萬世亦無水患豈止漢之一世哉故韓收許商平當在漢時論治河皆欲尋九河之故道可謂得其本矣河之入海處漢孔氏謂入渤海太史公河渠書亦云同為逆河入於渤海而溝洫志臣瓚注云禹貢云夾右碣石入于河河之入海當在碣石

漢武帝元光三年河决東都更注渤海禹時不注渤海此說是也太史公并孔氏盖是據其所見河流以為禹迹矣而唐孔氏又以謂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為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河也盖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回入河而逆上也此盖順經傳之文而為之說未可全信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

嶓冢山在隴西郡西縣漢水之所自出也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世俗以嶓冢為分水嶺惟水自嶓冢以西皆西流則是漢水之源自嶓冢而始也故經之於導漢則正名其源流之所自出而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也漢水而渭之導漾者漢孔氏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曾氏曰流者對止辭止者為漾流者為漢如濟水止者為沇流

者為濟此其說皆是也然自漢以來言漢水者皆以為有二源班孟堅地理志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也至氐道縣云禹貢漾水所出至武都縣為漢水而於武都則曰東漢水受氐道水常璩亦云漢水有兩源東出氐道縣漾山為漾水西出隴西嶓冢山而司馬彪袁崧郡國志亦皆謂東出氐道西出嶓冢據此數說則是以嶓冢所出者為西漢水而以漾水為東漢水據經但云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則是漾

與嶓冢不可分為二處故漢孔氏以謂泉始出山為
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不以為東
西兩川之異也然桑欽水經又以謂漾水出隴西嶓
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審如此說則是嶓冢一
山跨於氐道與西兩縣之間東西二源漢水皆出於
此山分源於上而合流於下是以酈道元曰東西兩
川俱出嶓冢山同為漢水雖津流別支渠勢懸然原
始要終源流或一故俱受漢漾之名此說近之然東

西兩川之說不見於經未敢為然

又東為滄浪之水

漾水既流至武都為漢矣於是又東則爲滄浪之水謂之為者蓋水流至於此隨地得名非是他水自外來入之也漢孔氏云別流在荆州據孔氏之意則是以滄浪別為一水而他說亦以謂漢水出荆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孺子之歌則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而

酈道元以為不然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也蓋漢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纒絡鄢郢地連紀郢皆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考據諸傳冝以書為正酈道元此說善張平子南都賦曰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李善注引屈完所謂漢水以為池方城以為城則是滄浪即漢水也蓋漢水至于楚地則其名為滄浪之水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

三澨水名也水經則以為在江陵邛縣之北顏師古則以為江夏竟陵縣未知孰是云過者三澨之水分流别派至是而始合於漢水也左氏傳曰吳與楚夾漢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則是大别者近漢傍之山也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别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而杜元凱釋地云二别近漢之名無縁入在安豐南也酈道元曰案地說漢水東行觸大别

之陂而入于江則與尚書杜預之説相符但今不知
其所在矣蓋漢水既東流為滄浪之水矣於是過三
澨水所入之處於是觸大别山以與江合也
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漢水東流至大别於是觸大别之山南回以入于江
蓋江在漢之南也漢水將與江合必折而南既南而
復東以匯于彭蠡之澤也匯者迴也江漢之水相合
於此而其流浸大於是東流於彭蠡大澤水既鍾於

彭蠡則有所迴旋曲折不至于泛溢漂悍以衝突下流之勢故東為北江以入于海也盖先為之匯而後為之歸也江漢之匯于彭蠡亦猶河流分而為九也盖禹之治水至於下流之地則未遽決之以入于海必先殺其迅疾漂悍之勢使其水有所游盪宛轉然後安流順道以赴其所歸故河流分為九然後同為逆河江漢匯為彭蠡然後分為三江或先分之後合之或先合之後分之其用意則一也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一名瀆山一名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出益州記云大江泉源發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矣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歴天彭闕自此以上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自天彭闕而歴氐道縣北其流始大蓋江水濫觴自蜀即岷山而此所以言岷山導江也江水出為沱沱乃江之别流者水經云小隱水源自頳水出而鄽

道元曰爾雅潁為河郭璞曰皆大水溢出别為小水之名亦猶江别為沱也漢地理志云南郡支江縣江沱在西此荆州之沱也蜀郡郫縣江沱在西此梁州之沱也蓋自江水溢出别為支派者皆名為沱故梁荆二州皆有沱也此言東别為沱接於岷山導江之下則是江水始出而别流者也意其指梁州之沱也

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江水别而為沱其經流則東至於澧也漢孔氏云澧

水名案水經云澧水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楚詞曰濯余珮兮澧浦顔師古亦謂澧水在荆州則以澧為水名非無所據也然鄭氏謂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縣乎鄭氏此言似亦有理故曾氏曰澧鄭氏以為澧陵今江水不至澧陵故先儒疑焉皆以為澧水夫春秋之豫章在江南漢淮之間漢之潯陽江夏在江北

後世皆在江南焉知禹之時澧陵非江水所至之地乎以曾氏此說觀之則知鄭氏以為陵名有合於經文然經文曰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是合黎必有受水之處而鄭氏以其曰至于遂以合黎為山名苟以合黎為山名則安能受弱水所入之勢而溢其餘波于流沙乎此又可疑當闕之九江即荆州所謂九江孔殷是也此九江發源山澤分支別派以入于江而江則過之也至于東陵水經曰東陵在

廬江金蘭縣西北盖廬江郡有東陵鄉故也江水既過九江又至于東陵也夫江自岷山而出歷蜀漢巴峽數州然後至于澧今經之所序惟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遂繼之以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者盖此篇所記惟及夫治水施功之處亦猶導黑水至于三危則曰至于南海導河積石則曰至于龍門初不計其地之遠近也

東迆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迆者斜出之辭也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其合處則其勢迆靡而相屬故漢水自發源嶓冢皆東流至其將與江合也其稍折而南江水自發源岷山皆東流至其將與漢合也則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稍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匯者彭蠡之澤也不言會于彭蠡者蓋蒙上東匯澤為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此澤也漢孔氏以東迆為一句以北字屬於下謂北會于匯故其説

以謂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為彭蠡鄭氏又以東迆者為南江夫既以迆為溢而又以東益為分流展轉相訓乃成義其文勢不相屬非經意也據經文言北江中江者是自彭蠡而東方分為二江鄭氏以東迆為南江則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為三矣此說猶不合漢江二水既合于彭蠡矣然後由彭蠡分出為北江中江入于海此言東為中江入于海而上文導漾東為北江入于海有北江中江則是必有南江矣

即揚州所謂三江既入是也漢孔氏云自彭蠡分江
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蓋揚州云三江既入
震澤厎定先儒意以謂三江入於震澤然後由震澤
而入海故為此說據此篇於九州之下載其逐州治
水之曲折而於導山導水之次則更序其源委首尾
之所相互見未嘗不相顧而成文也如雍州之涇屬
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而於導渭則曰東會于灃
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其文未嘗不相顧

也使江自彭蠡果分為三以入于震澤復自震澤分為三以入海則經之所載必與震澤底定之文相接而列底定於江水之次今經之所載殊不及震澤則是震澤非江水之所入也明矣此當從蘇氏之說二孔妄合經傳無所考據不可從也唐孔氏之論三江則據漢志以謂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于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然水之下流轉從不常故川

勢不足以考信班孟堅所載乃漢時三江如此未知禹時三江果如是否其是非蓋不可知也今之江水自彭蠡而東無有别派由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有三江矣此蓋後代變更移易随世不同不可以執為一定之論也而蘇氏乃以古之彭蠡而東合為一江者指以為今之三江至其數之不合則又從而為味别之説此蓋不知時變膠柱調瑟之論也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

曾氏曰止者為漾流者為漢止者為沇流者為濟自其水之所出而言之則曰漾曰沇故其導之也則必指其水之所自出而言之故係之以其川瀆之通稱以此二水流自漾沇而出及其既流而出則曰漢曰濟以至於入江入河入海皆受漢濟之名而漾與沇但可以名其始出之水而已沇水者山海經謂之聯水郭景純謂即沇水也漢志作從水充字顔師古音曰弋礿反則是亦指沇水也水經曰俗謂之衍即此

沇水也沇水所出説者不同漢志曰沇水出河東垣曲縣王屋山孔氏曰泉源為沇流去為濟水在温縣西北者為濟水又或然也沇水自温縣東南流經墳城西南又當鞏縣南北入于河濟與河合其流寖大遂至滎陽縣北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雖溢為滎澤而滎澤不足以容之遂决而東行也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爾雅曰山再成曰陶丘陶丘雖是山之再成者然而必有指定而言非泛指凡山之再成者為陶丘也水經曰在濟陰定陶也既出于陶丘北矣又東至于菏菏即菏澤也說文以為在山陽胡陵縣水經以為在濟陰定陶縣此二說不同然山陽濟陰其郡相遠意者此澤跨于兩縣之間也自菏澤又東北折至東平壽張縣與汶水合然後北折而東以入于海汶水有二淮南子曰出朱虛弗其山者所謂東汶也此汶水

蓋在泰山萊蕪縣至東平壽張縣西南安民亭入濟者是也濟之流既與河合行千餘里混而為一矣而乃能自別以溢為滎至于陶丘北諸儒疑焉唐孔氏則以謂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而蘇氏則以為江漢合而為彭蠡之澤以東為北江中江者合為一說其說以謂江漢之水會于彭蠡自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而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

别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于今猶有三泠之説古今傳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余以禹貢之書考之若合符契禹之序漢水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漢水既合于江且東匯為彭蠡矣安能自别為北江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别也禹之序江水曰岷山導江東别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

陵東迆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漢水既與江合
且匯于彭蠡矣安能自別爲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
以味別也濟水入于河溢爲滎𧗠不以味別安知滎
之爲濟乎曾氏之說亦然此二說者一則以謂辨其
清濁一則以謂別其水味皆未爲確論夫濟清而河
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
則清者皆已化而爲濁矣既合流數千里安能自別
其清者以溢爲滎乎古之人葢有知水味者矣如曰

淄澠之合易牙知之又所謂唐陸羽知水味三淰相
雜而不能欺此所謂知水味者惟知其合之味而已
淄水之味也如此澠水之味也如彼淄澠合則其味
也又如此三淰亦然彼其所知者徒知其為淄澠之
合而已苟使淄澠之水既合而為一器苟使之就此
器之中別其半以為淄別其半以為澠則雖易牙陸
羽亦有所不能爾安能以味自別而出乎分水既合
則其味合安能復以其味別而復出哉以是知此二

說雖有清濁味别之不同其失一也故鄭漁仲曰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天地之間豈有山過山水過水之理此說是也然漁仲之論又以經之所載為脫誤其說以謂導漢水至于大别南入于江經文止於此而已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皆脫文也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經文亦止於此而已與河北之沇水亦名為濟與河南之濟相亂故知溢為滎以上當有導沇水一二句後世傳者失之夫儒者之

於經遇其有難曉處則闕之可也以先儒講解之未盡遂以己意增損經文以就其說此其與穿鑿之學亦何以異以其所見此文本甚明白諸儒之說皆求之過也禹貢之書為治水而作則其所載者惟及夫當時治水之實迹而已非可以地理書所載水道之曲折而比之也漢之末入于江本無北江之道禹既導漢以入于江江與漢合其流寖大匯于彭澤則江之故道不足以受此水也故為之導為北江以入于

海也滎陽以東本無河濟之道禹既導濟以入河河濟相合其流亦寖大使皆決於河之故道則必有泛濫之患禹於是為之自滎澤決而東出于陶丘北以入于海是亦所以分殺其勢而濟之溢為滎也河濟雜矣非復濟水也惟此書為治水而作故其所載者如此使此書為地理而作則北江之水當屬於江不當屬於漢矣滎陽以東當屬於河不當屬於濟矣後世滎澤枯竭水不復瀦注於此耳而水自滎陽出注

於巨野澤世俗相傳以為濟水其實與河流雜矣非

復出於沇之合流也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於南陽平氏縣東南胎簪山東北過桐栢山

胎簪盖桐栢之傍小山也淮雖出於胎簪而禹之導

淮實自桐栢而始故云導淮自桐栢自桐栢而東則

與泗沂會既與泗沂會然後入于海沂水出太山盖

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

縣入淮蓋沂入于泗然後泗入于淮而經乃兼言會于泗沂者唐孔氏云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淮入泗蓋在廣陵淮浦縣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谷然後過鳥鼠山鳥鼠山亦在隴西首陽縣爾雅曰其鳥為鵌其鼠為鼵共處一穴故山以為名渭水雖出於南谷而禹之導

渭也惟自鳥鼠山而始故曰導渭自鳥鼠同穴而東則灃水會焉即上文所謂灃水攸同是也又東則涇水會焉即上文所謂漆沮既從是也既過漆沮然後入于河入河處盖在京兆北船司空縣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漢志曰洛水出冢嶺山山海經謂出上洛山水經曰出讙舉山三說不同然而經所不載未知孰是要之

皆是水源出於他山自熊耳而過也禹之治洛水惟
自熊耳而始故曰導洛自熊耳既自熊耳而過遂東
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盖此三水合熊耳然後入
于河則豫州所謂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是也三水所
出諸說者皆不同經所不載難以考信而其入洛之
處漢孔氏曰澗瀍會于河南城南盖此二水既會於
此然後入于洛也伊水入洛在於洛陽城南水經曰
伊水出南陽縣西苘渠山東過郭洛山又東北過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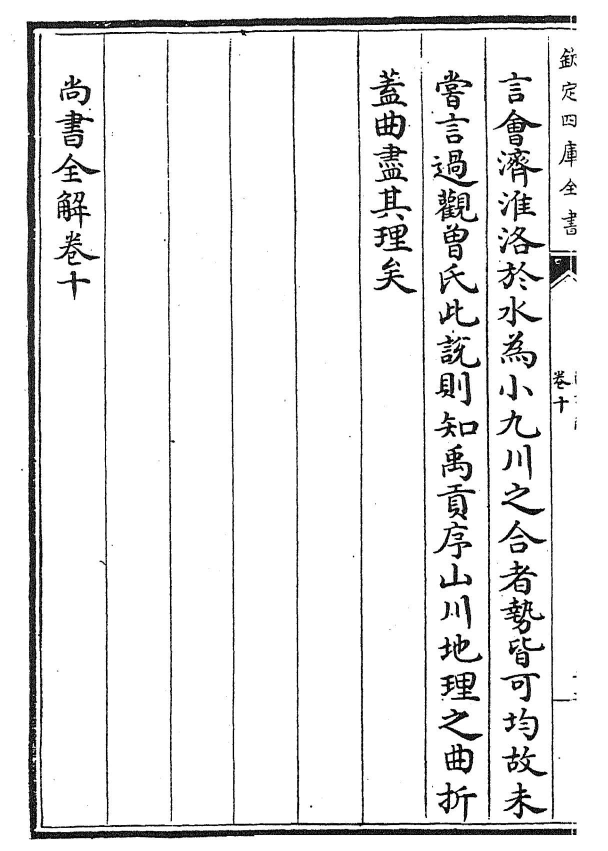
渾南又過新城南又東北歷伊闕中乃自洛陽入于河伊闕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今水歷其間北流入于河陸機曰洛有四闕斯其意焉蓋歷代地理書之論禹迹者凡水行於兩山之間則皆以謂水流於此山橫其前禹鑿而通之故謂鑿龍門闢伊闕折城底柱破碣石凡若此説者皆已甚之論也夫禹之治水實用九州之民苟山橫其前鑿而通之則其為功役也大矣豈九州之民力所能堪哉既非

民力之所能堪而禹驅之使前則其虐甚矣説者亦知其不通故有巨靈擘石之説此乃世俗之所見以為禹之神知必有超世俗之技而不可以常理論也殊不知聖人亦人耳所為之事莫不本於人情苟非出於人情則聖人必不為也故闕伊闕謂禹闕而大之則可謂其隳斷天地之性則不可也伊瀍澗三水入于洛然後洛水入于河其入洛處葢在鞏縣東也禹貢既于九州之下各言其逐州治水之曲折而於

導山導水之次又言其源委首尾之詳者鄭漁仲曰禹貢之書知山之盤倨與水之出入或不止一州一邑故序九州矣然後别出山川總序於後班固以來作史者無法遂將山水與故迹並隸州縣下且小山短水不出一州一縣者即與州縣之下言之固無害若乃大山所跨大水所經何啻一州一邑班固於州縣下列之可謂無法漁仲此言善矣甞考漢地理志其序漢水則曰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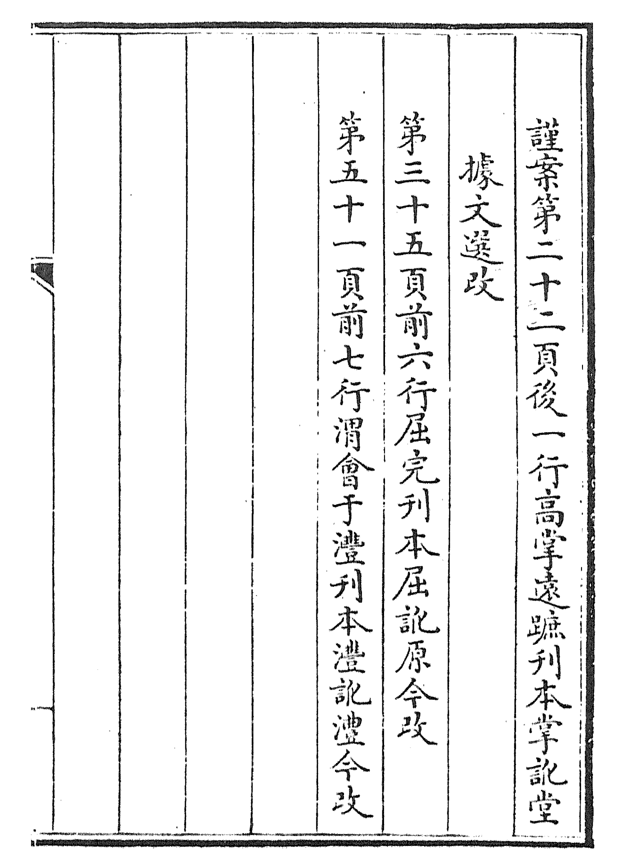
又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其序江水則曰岷山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此其所載徒知漢水過郡四江水過郡七而已安知其所過者何郡邪又安知其所過之郡孰先孰後邪知此則知禹貢既叙治水曲折於九州之下而於導山導水之次又叙其源委之詳其所記載實為萬代地理家之成憲也非特此也其他所載山川之列亦皆有法於其間曾氏曰嶓者

漾之源也岷者江之源也有是山而後是水出焉故先言山河出崐崘墟而後至于積石淮出胎簪山而後至于桐栢渭水出南谷而後至鳥鼠洛水出冡嶺山而後至于熊耳積石桐栢熊耳皆其源也盖先有是水而後至于是山故先言山河之過洛汭過降水漢過三澨江過九江渭過漆沮皆以大水受小水故謂之過江會于匯濟會于汝淮會于泗沂渭會于灃會于涇洛會于澗瀍會于伊盖二水勢均焉故未嘗



言會濟淮洛於水為小九川之合者勢皆可均故未甞言過觀曾氏此說則知禹貢序山川地理之曲折蓋曲盡其理矣

尚書全解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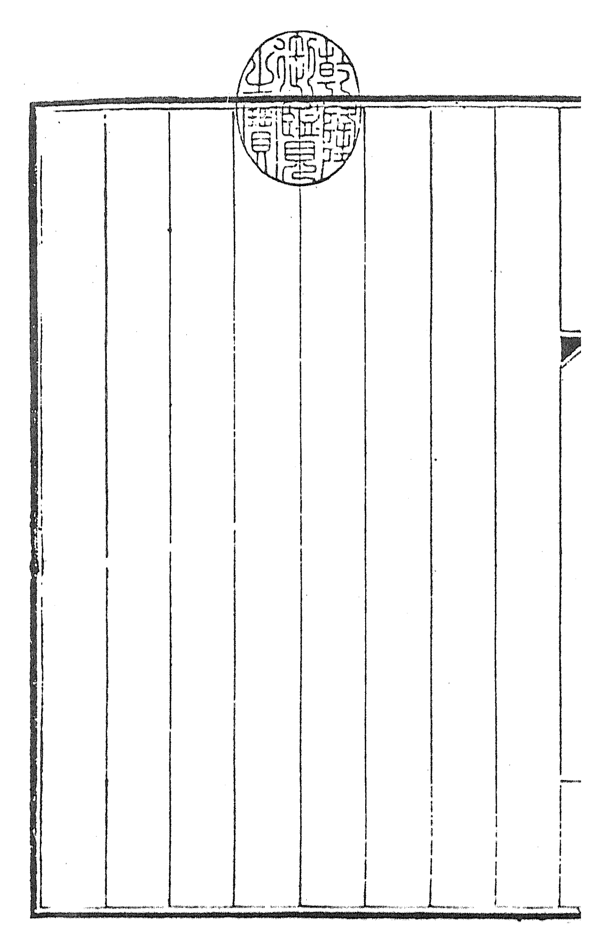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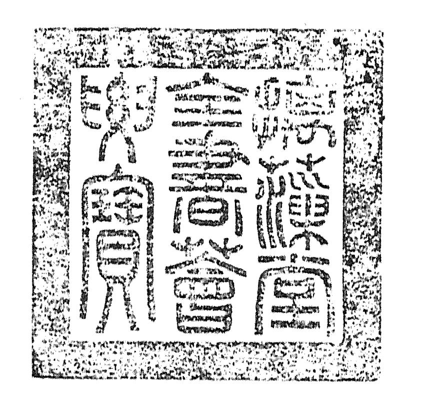
謹案第二十二頁後一行高掌遠蹠刊本掌訛堂

據文選改

第三十五頁前六行屋完刊本屋訛原今改

第五十一頁前七行渭會于灃刊本灃訛澧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南光普